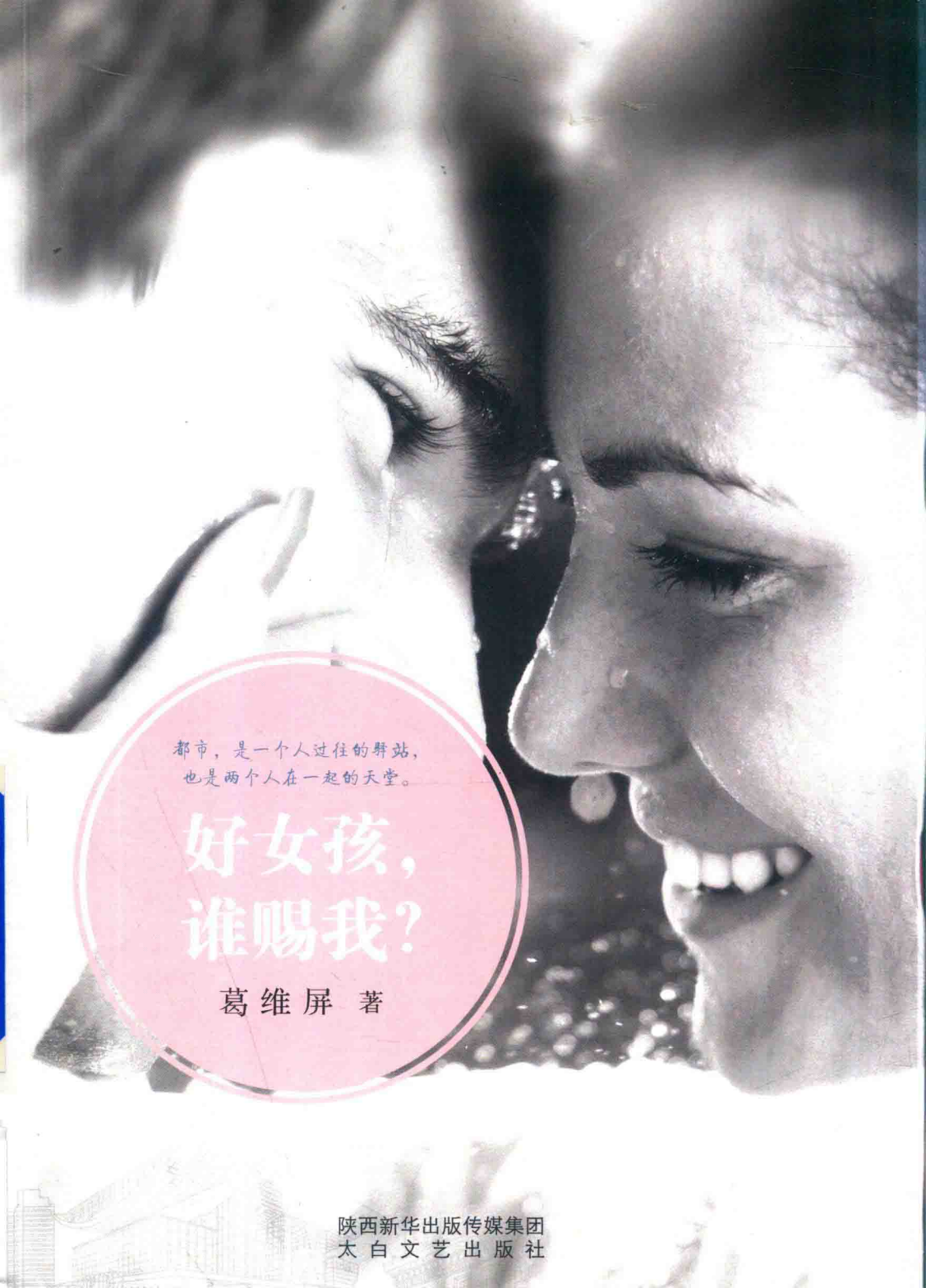




都市，是一个人过往的驿站，
也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天堂。

好女孩， 谁赐我？

葛维屏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好女孩， 谁赐我？

葛维屏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女孩, 谁赐我? / 葛维屏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13-1355-1

I. ①好… II. ①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94187号

好女孩, 谁赐我?

HAO NÜ HAI, SHEI CÍ WŌ?

作 者	葛维屏
责任编辑	蒋成龙 姚亚丽
特约编辑	苏雪莹 王 锦
整体设计	格林文化
封面设计	诺 雪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640mm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26.25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355-1
定 价	6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他会写出一个不一样的女孩

陈光标

听说葛维屏君写了一部小说，叫《好女孩，谁赐我？》，特别嘱我写几句，我很乐意。

我与作者的相识，有一点偶然。曾经一段时期，我的脑海里总是盘旋着这个作者的性别与样貌，直到后来与作者见了面，才真正了解到这个人。

我与作者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是建立在隔空的互相欣赏上。作者曾经当面告诉我，他很欣赏我在四川地震中赶赴现场救人的作为。而我欣赏作者的，是他能凭着他的想象，把关于我的一段新闻中的事实，改写成一段感人的艺术故事。

从头说起，那还是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用我全部的能力，赶往四川去救人。

我于5月13日下午3时抵达地震灾区，之后一直在危险的救灾第一线。忙、累，基本就是那几天我的状态。在5月20日左右，一位新华社的记者问我，网上有一首诗，你看过吗？并且说很多人读后都流泪了。

我很好奇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很快，我看到了这首将我的名字放入标题的诗：

一个北川女孩对陈光标最后的话

我在北川长大
不知道江苏在哪
抱在你温暖的手里
我才知道江苏四川是一家

你拂去压在我身上的垮塌
原谅我无法给你一声回话
生命的温暖在悄悄地离我而去
我能听出你焦急地把我向生的彼岸牵拉

不是我有意忽视你的牵拉
更不是我故意不听你的话
你一刻没有停息向我迈进的步伐
瞬息间你缩短了东部与西部的时差

只是废墟截断了我结着蓓蕾的枝丫
枯萎着疼痛着憔悴着我无法给你以成活的报答
静静地躺在你那宽厚的怀里
我能做的就是让你感到其实我很听话

请你轻轻地放下那已不属于我的躯壳

别再用你的眼泪把你的歉意表达
有缘在最后的时刻获得你的拯救
我要深深地感谢你给了我尊严的面纱

我不会忘记灾难发生的那一刹
从遥远的长江口你发出了同样震级的惊诧：
救人去，救人去，兄弟们集合吧
我们一起奔赴四川去抢救可怜的娃

让六十辆忙碌的挖掘机停下手中的计划
掉转方向以统一的姿势向西部开拔
你带着一百二十名叔叔们还有你的爱心
开始了浩浩荡荡穿越半个中国的横跨

从长江之尾逆行着长江的落差
你日夜兼程走进四川盆地搭起生的脚手架
冲进瓦砾与泥石里寻找着像我一样的娃
把活的孩子洗洗干净重新放回他们快乐的年华

即使我无法走进那生的队列里一起与他们玩耍
我至少明悟了啥是世界上最美的企业家
如果来生还有一次机会与你一起并肩
我愿成为你手下的员工去善待更多不幸的娃

有记者问你走过废墟可曾感到害怕

你说：怎么会，那都是一些孩子啊
即使花朵凋谢了她们的花
她们的芬芳依然会证明她们是天下最珍贵的奇葩

轻轻地将我放下
谢谢你将我的课本盖上我的脸颊
让它陪伴我走过我永不递增的年华
我会永远记住一个来自江苏的最美企业家

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的第一感觉，写这首诗的作者当时一定就在北川中学的现场，因为他在诗里描写的我用课本盖孩子脸的细节，与当时的情形完全相同。

当时，我还委托采访的记者帮我找这个作者，以表达我对他的感谢。之后一直没有消息，但我的心里仍然记挂着这个神秘的作者。

2010年元旦前夕，《天府早报》的工作人员与我联系，说他们开辟了一个“2010年新年新愿望”专栏，问我有什么愿望。我当即表示，希望寻找到《一个北川女孩对陈光标最后的话》的作者。很快这家报纸便在2009年12月23日的报纸上登出了我的这个愿望，标题叫《写诗的北川女孩，陈光标在找你》，因为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定作者一定是一个北川女孩。

报社很快转来了消息，说作者名叫葛维屏，他不是四川人，竟然与我同籍，也是江苏人。当时我感到难以置信，这个作者没到北川现场，就能将我当时的一举一动描绘得如此传神，实在是出人意料。所以，《天府早报》的后续报道用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诗是他写的？陈光标说不可思议》。

与葛维屏见面后，我从他的叙述中，得知他是通过新闻报道写了那首诗，他抓住了有限的细节与无尽的精神，提升了诗的内涵，使诗作具有了感人的力量。我被他的解释说动，认可了他是这首流行于网络、被制作成视频、曾经走上央视的诗的原创作者。

从他的介绍中，我知道他是中国银行的一名员工，业余还从事文学创作。这就是现在这本小说的来历。我相信，他能在那一首诗歌中写出一个女孩的感恩的心，从而感动了每一个读过这首诗的人，那么，他同样会在这部篇幅更加丰厚的小说中写出不曾减弱的动人来。

另外，我对葛君的小说给予推荐，也是因为我有一个理念，就是“文化崛起，民营企业应是主力”。中国当下的文化实力与国际地位并不符合，与拥有的文化底蕴也不相称，一百多年来，“西强我弱”的状况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方面被扭转的程度，远远高于文化。也正因为文化层面不能及时跟上，近年来才出现了许多道德层面的问题。仅靠经济发展，难保不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的现象，见死不救、道德沦丧的个案也难以避免。

因此，今天的中国必须重寻和坚定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如慈孝廉、礼义信，扶贫济困等，让孩子从小就熟识《三字经》等经典中的道德精髓。还需重塑爱国、科学、创新、民主精神等先进文化，在青年人的内心深处刻上现代精神的烙印。

今天我们谈文化，必须是与时俱进的，又是具有包容性的。近年来，不少人呼吁文化安全，担心国外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会引发思想混乱。事实证明，一个优秀民族的文化完全能够在与国际强者的竞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承和发展。从电影、电视、

图书、报刊到娱乐产业，甚至慈善事业，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从来没有因为竞争而衰败，反而越战越勇。因此，让文化更多渗入一些传统推动力之外的元素，效果会更好。这个非传统力量当然包括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拥有大量资金，机制灵活，对市场嗅觉与民间的文化动态更有感知力，民营企业家对于文化产业有无限热度。在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看来，做文化产业是一件很有面子、很有品位、很有尊严的事情。

这也是我举双手支持葛君这部作品的原因。

第一章

“严馨婷，谁叫严馨婷？出来一下。”

由会议室临时充当的闹哄哄的教室门口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压制住了弥漫在整个空间里的嘈杂声，虽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章苏尔还是竖起了耳朵。

他的视线，必须穿过攒动的人头，拂去那些乌云般荡来荡去的发丝，才能看清楚教室门口的一切。

他看到一个女孩的身影朝门外闪了一下，真的是她？

章苏尔微微踮起脚，倚在身后的椅子上，关注着那个叫严馨婷的女孩的身影。

不会这么巧，不可能的。章苏尔这样想着。

今天是章苏尔报名参加“孔雀”影视明星培训班的第一天。他是从《新民晚报》上看到这一则培训启事的。他拿着那份报纸，左看右看，没有人与他商量，也找不到人商量，他藏着一份心动与窃喜，一咬牙选择了来报名。

他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就是能去学习表演。那是他的一个在学生时代没有实现的梦。

按照父母的意愿，他考上了一所金融学校，因为父母关心的是他的谋生问题，以为一所金融学校可以让他能像一棵树一样，顺利地栽入到金山银海里。

毕业后，他应聘进了一家股份制银行当了一名普通职员。单调与重复，成为他每天的工作色调。他认为，这个工作只要是能认得人民币的人都可以胜任。三年的学习，换来了这么一个结果，在父母看来，可以衣食无忧，而对他来说，却觉得完全是对生命的浪费。

沪上当年开办过的谢晋恒通明星培训班，是一个梦的摇篮，也是一个虚幻的神话。赵薇、范冰冰均从这里起步，激励使沪上的培训班多如牛毛，报名者也如过江之鲫。一个明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最简便的印钞机，而制造印钞机的培训班，注定要比挣钞票更有诱惑力。

章苏尔有一个梦想。他觉得如果待在枯燥呆板的银行里，永远无法实现他的梦想。他不敢想象，他的一次贸然尝试，可以与这个梦想激情澎湃地撞一下腰吗？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个女孩从前面的教室门走了进来，正是刚才出去的那个女孩。

她剪着短发，露出圆圆的脸，泛着红润的光泽。她个子不高，宽宽的肩膀，使得肩膀往上很是丰腴饱满，而全身却显得小巧玲珑，他太熟悉她的一切了。多少回，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幻想着这样的身影、这样的梦境，他感到心已经蹦到了嘴边，刺激得他再也坐立不安。

“严馨婷……”他失声叫了出来。

那个女孩仰起头，茫然地注视着四周。

章苏尔摇晃着手臂，向那个女孩招着手。周边的那些男男女女像放鸭似的叽叽喳喳，干扰着章苏尔发出的声音。但那个女孩还是看见了他的摇摆，微微一愣。隔了那么远，他还是感觉到她那种文静又温和的微笑。

那女孩向他这边跑来。她平时走路的时候，重心很低，似乎很不善于昂首挺胸地走路。章苏尔就是喜欢她，多少年来，他心里一直喜欢的就是她。他要实现的梦想，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走近她。没有想到的是，他稍稍付出了一点努力，就可以看到，她像梦一样浮现到他的眼前。

她跑到他的身边，两手交叉地握着，带着一种小女孩的乖巧说：“章苏尔，是你啊，真没想到是你。”她能这么流利地叫出他的名字，章苏尔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动。

上海太大，任何一个生命投入这个巨大的洪流或者旋涡中，都会湮没无痕，而现在，他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女孩，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让自己失望。

“我也没有想到能遇见你。”章苏尔笑道。

屋子里的嘈杂声经久不息，根本不是谈话的地方。她向后门处看了一下，章苏尔心领神会，离开座位，向后门走去。出了教室，他顿时觉得耳朵里清静了许多。

“你现在在民航当空中小姐吗？”章苏尔问道。

“你怎么知道？”严馨婷惊讶地问道。

“我想应该是的吧。高中毕业，我记得你上的是连云港民航学校吧。”

“是啊，一晃都四年了，日子过得好快啊。只是很遗憾，我没有当成空中小姐，现在倒是在店堂里当小姐——应该叫服务员吧。”严馨婷展露出天真的笑容，“那么你呢？”

“我？我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金融学校，现在也是一个营业员，与你一样啊。”

“真没想到，还能与你在一个城市。”严馨婷怅然若失地说道。

“怎么你也来报考演艺培训班？”

“当年的梦还没有醒呢，”严馨婷眯起眼睛，微微笑道，“你不也做着同样的梦吗？”

“我的梦，是与你一起开始的啊。有你参与的梦，总是想做下去。”

“我有这么大的能量吗，能影响到别人的梦？”严馨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月亮一样，时而展现出一钩弯弯的妩媚，时而圆满成一轮通透的清澈。

“当然了。‘去年看灯我先走，今年看灯又是我带头。’”章苏尔笑着说道，他念叨的台词，是当年他在家乡时与严馨婷唱的一出黄梅戏《夫妻观灯》中的一句唱词。

“你还记得啊？”严馨婷听到章苏尔以戏剧中的丈夫的口吻来说，脸上顿时泛起了一点红潮。当年他们唱这出戏的时候，还在高中一年级，青春的心刚刚启蒙，对《夫妻观灯》中的角色关系也是似懂非懂。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他们已经成人，当年“小荷才露尖尖角”情境中诞生的那一种朦胧的情愫，倒很容易找到立足与发展的新领域。

“还记得吧，第一次演到‘老婆的裤脚烧着了’的时候，你还不肯演呢。”章苏尔说道。

“急忙瞧，急忙找，我的裤脚没烧着。你笑什么？不看灯，你尽瞎吵，险些把我那魂吓掉哪……”严馨婷一连气轻轻地哼着当年戏中的台词，脸上漾起红红的微光，使丰满的脸蛋罩上了一层毛茸茸的光晕，像套在月亮外面的月晕一样。

“如果现在你演起来，就会更像了。”

“像什么？”

“像老婆啊。”

“你的意思是我老了？”

“没有这个意思啊，毕竟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大好多了，我关心的只是……”

“关心什么？”

“你没有真的成为别人的老婆吧？”

“没有。”严馨婷平静地说道。

“真的？”

“瞧你那失望劲儿，好像我嫁出去了才开心似的。”严馨婷又恢复了调皮的笑容，故意瞪了他一眼。

“没有……”章苏尔一时语塞，“我只是说……”

“这么说，你有老婆了？”

“更没有了。我讨老婆的计划早着呢。”

“你不关心自己，倒会关心别人。”严馨婷抿嘴一笑，章苏尔恍然记得当年戏装下的她也是用这样的微笑，触动了他的心。

“这么说，我们还可以继续演下去了？”章苏尔说道。

“谁给你机会了？”严馨婷嗔怪地望了他一眼，“不过，也有可能，只是这个培训班也不会演黄梅戏吧。”

“这倒也是。你还是想演戏？”章苏尔问道。

“是啊，当年市里的剧团就想收我，可是爸爸妈妈不同意，说黄梅戏现在不吃香了。考大学结果也不理想。你呢，还想着学习表演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现在这种太现实的生活。如果一辈子都按照这个样子来，我会憋死的。我喜欢舞台上那种光怪陆离、五彩缤纷、带一点虚幻带一点梦的生活。我知道那不是生活

本来的样子，只是人们的想象，但我就是这样，就是喜欢那样的生活。”章苏尔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我倒没有你想得这么多，只是……你刚才说的，正是我想说的意思。”

“哈哈，我们是一起的。这叫什么？同病相怜？”

“多难听，我觉得叫……相依为命！”严馨婷的脸上绽现出兴高采烈的表情。

“你说什么都好。刚才老师叫你干什么了？”章苏尔问道。

“没什么。昨天我钱没有带足，刚才叫我去补交钱了。”

正在这时候，跑过来一个女生，拉了一下严馨婷的胳膊，问道：“你是严馨婷吗？”

严馨婷转头来，问什么事情。那个女生指着门口说：“全老师找你呢。”

全莎莎是负责培训学校事务的老师。她个子不算太高，身材微显丰腴，大大的圆脸盘稍显苍白，黛色的眉衬托着黑色的眼眶。上海女孩都喜欢这样的打扮，露出原色的皮肤，却工于心计地描着黑黑的眉，乍一看，似乎未曾装扮，却有意凸现了她们引以为傲的象牙般白皙的皮肤。她身着一件纯白色的热裤，身材曲线毕露。

上海的夏天很快席卷而来，这一天，莎莎接到钱盛钟的指示，来到培训班协助教学工作。

钱盛钟已经在上海的演艺圈里摸爬滚打了很多年，只要与演艺事业沾一点边的事他都干。这个过去工厂里的工会干部，趁着当年沪上下海的热潮，干起了他一直喜欢的演艺行当，组织沪上

的文艺团体，走街串巷，协助企业搞一些小节目，渐渐积累了第一桶金。有了一点资本之后，他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突然投拍起一部越剧电视剧来，还请来了第五代导演中颇为落魄的赵图庚执导这部电视剧。可惜，虽然早年上海的戏剧影视在全国轰动一时，可钱盛钟投拍时却已是戏剧热冷却之际。古装戏成本大，他带着剧组到了无锡唐城、三国城实地拍戏，耗尽了他的资产，最后却在市场遇冷，血本无归。无奈之下，钱盛钟本着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的原则，办起了影视培训班，以图东山再起。

莎莎是钱盛钟最为信任的女人，她是从企业里出来的，有一点表演的功底，让她负责培训班，倒是人尽其才。培训班还把过去拍戏时请来的一位化妆师小兔——请来协助负责。

这小兔倒是科班出身，不过学习成绩特不好。她小时候也是水灵灵的，可青春期一到，脸上立刻像火山爆发似的，挨个儿长青春痘，把一个小脸糟蹋得面目全非。如果脸上失守，丢失了城池，在学习上补偿一点的话，还能为自己挣上一点脸面。但是小兔的学习成绩是那么差，整天闷在学校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既然不学习，倒不如多看几本张爱玲的小说，练一手好文笔，再拍几张艺术摄影，说不定还能混成一个“美女作家”呢。但小兔好像存心与这些成功人士作对似的，愣是往一无所能的方向上走。爸爸妈妈那个急啊，常说这丫头没救了，要长相没长相，要能耐没能耐。幸而小兔妈妈的一个同事给指出了一条路——学美术，还介绍了她所认识的美术老师。据同事说，这个老师曾经辅导过一位著名的第六代导演，当年这个未出道的导演成绩也是非常差，就是因为学美术而考上了电影学院。

受了这个启示，小兔妈妈于是托人找关系把女儿送到那个老

师那儿去学美术。小兔果然考上了戏剧化妆这个专业，一家人总算为她松了一口气。

毕业后，小兔的同学都找到了剧组，小兔也联系了几个，但都是留下的资料有去无回。其原因都是因为小兔那张脸，人家剧组的人一看，这丫头连自己的脸都没侍弄好，怎么能给演员化妆呢？所以小兔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小兔妈妈别的能耐没有，耳朵倒是像兔子那样长，听说钱盛钟的剧组拍片忙，估计需要美工化妆师，便托人找到了钱盛钟。钱盛钟的确需要一个化妆师，虽然小兔人丑了一点，但是化妆师只是为别人作嫁衣，长得如何也不必苛求，他倒也比较满意。

小兔因为没有男朋友，工作很守时，也很认真负责。就是有些闷，脾气还算好，虽然丑一点，性格还算阳光。

报名的学员很多，昨天报名的人，几乎挤破了办公室。莎莎按照钱盛钟的吩咐代收费用。今天早上，她因为在延安路高架桥那儿堵了车，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迟了，钱盛钟让小兔先代收了一会儿费用。

莎莎来到办公室，屋里坐着钱盛钟、赵图庚等一千人，正与华东师大教授、今天的讲课老师诸葛柯侃侃而谈。

钱盛钟把莎莎介绍给诸葛柯教授。莎莎与赵导以前拍片时就已经认识了，只是和今天请来的嘉宾诸葛柯没有见过面。对这些学者教授，她所知甚少。钱盛钟介绍道：“这位诸葛教授可是全国闻名的教授……”

诸葛柯教授握着莎莎的手，表情却颇有一些腼腆，结结巴巴地说道：“你好，全老师。”

莎莎听完老钱的介绍，亲切地叫道：“诸葛教授，久仰久仰。”